

# 家住蒼煙落照間

古詩裏常有詩人報家門的情況。有的是自報家門，有的是代他人報家門。比如，蘇軾為朋友畫作題寫「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琵琶女對江州司馬白居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都是有名的句子。

一個「家」字，並不單單是客觀的信息表達。家不止是一個地址，不管是亭台樓閣還是寒窗茅屋，有家就有家人，有鄰居、朋友、親戚，有喜怒哀樂，有衣食住行，有春花秋月夏風冬雪，有圍爐閒坐燈火可親。若本在家中，那麼就充滿了一種溫馨閒適的「小確幸」，野水參差，疏林欹倒，自得「黃葉村」田園之樂。若然漂泊在外，那就將思鄉、懷舊的情緒自然地蘊含於其中，「蝦蟆陵」時時刻刻是錐心之痛。

人無論在哪裏，本質上永遠是在歸家的路上，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距離遠近的差異而已。既然有在外之人思家，「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周邦彥）；那麼，就也有家中人掛念在外之人，「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王維）。

報家門的詩句，往往都是樸素淺易、不假雕飾的，字淺而愈見情深。蘇軾酒醉訪友，步步迷離，「但尋牛矢歸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韋莊送日本友人歸國，「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與蘇軾之句子相映成趣。

家有時又有些虛無縹緲。詩人厭倦塵世煩擾，心灰意懶，或已安家於山野一隅避世，或將此作為希望。陸游以詩明志，「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看似飄逸的字裏行間卻掩飾不住落寞無奈。方岳「家在青山煙雨外，春寒幾立暮江斜」，又有「家住江南煙雨，想疏花開遍，野竹巴籬」，可見是多麼嚮往在那蒼茫如煙處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逢周三、四、五見報



# 永遠的學生

孔子、蘇格拉底、耶穌有什麼共同點？美國韋斯利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Michael Roth 在新著《學生：一部簡史》（The Student: A Short History）中提出，他們都是出色的老師，而且代表了不同流派的教學法，教出了不一樣的學生。孔子因材施教，重視和諧，他的學生以他為榜樣。蘇格拉底教學生質疑權威，自我反省，擁有批判性思維的同時保持謙虛謹慎，但也沒讓學生根據某種教義生活。與他們不同，耶穌的學生都一致認為基督代表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全身心投入傳播福音，發展信徒的事業中去。

但本書的重心還是學生。作者指出「現代學生」的概念始於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從此時起，學生與過去聽命於師父、亦步亦趨的學徒不同，成為能學會獨立思考，並因此獲得自由的個人。他提到美國幾位文化名人，比如女權主義先驅者Jane Addams，黑人思想家W.E.B. Du Bois等，說明現代教育的成功之處正是在於培養出對抗傳統，深刻思考並付諸實踐，改變社會的人。不過，當前語境下，「學生」（student）一詞不如「學習者」（learner）更受青睞，因為後者明確提倡積極學習、主動學習、獨立學習的態度和行動。

歸根結底，作者認為成功的學生都能通過學習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模範學生從學習中找到「真愛」，下功夫提高自己在某方面的知識和技能，最終分享學到的東西。我們每個人都該終身學習，當好學生。最後，出色的老師能啟迪學生，培養人才，而優秀的學生也能給老師帶來靈感，促進老師的成長。教學相長，不外如是。

逢周一、五見報



在微博上看了一場AI辯論短視頻，導演是一個小學生，他把三個AI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拋出辯題「愚公是應該移山還是搬家」，讓兩個AI充當正反方，另一個則擔任評委之責。經過十幾分鐘的辯論，「導演」發現兩個AI的觀點慢慢趨同，於是停止了這場辯論。而評委AI被要求點評時卻表示自己出了問題，無法回應這個問題，不知是確實出了bug，還是AI要滑頭拒絕得罪自己的同類。

辯論賽雖短，卻很激烈，兩個AI針鋒相對，從責任心、決斷力、成本

留白，是藝術的境界，是人與人溝通的層次，也是說故事的一種巧妙。凡事都說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那可能是一篇不錯的說明文，但未必是一個好故事，至少不太可能是一個扣人心弦的好故事。

以美國女性主義作家凱特·蕭蕪（Kate Chopin）的《一小時的故事》為例，這篇小說講述了一位妻子在短短一小時內，從得知丈夫去世的悲痛，轉而意識到自在的喜悅，最後又因丈夫意外回家而心碎至死。蕭蕪在這裏巧妙地運用了「未提及的細節」來留白了必要的情節，從而營造

「我幫你問問。」近日很怕聽到這句話，因為真的遇到急需解決的事情。我面對難題，慣了以最快速可行的方法處理；若事情膠着要找援手，則想果斷明智地聯絡最有能力、最關鍵或最具交情的人。切忌逢人亂問一通，既要一再重複難題的內容和前因後果，又要不斷回答別人大同小異的提問，像錄音機般說了又說，卻沒把握聽者能給予實際幫忙，廢時失事。

縱有言「人多好辦事」，但藥石

對環境的保護等多方面，就愚公是該搬家還是移山中述自己的觀點，駁斥對方的看法，讓人大開眼界。更有意思的是，這場辯論最終成為一次相向而行的思想交鋒，這或許提醒我們，AI思考是一種純粹的思考，不摻雜情感因素，因而在綜合外部信息時，對於不同意見，它會在理解的基礎上辯證取捨。人類往往被情感支配，為了爭一口氣，一根筋到底，甚至無理也要攪三分。比起AI，辯論確實更像人類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活動。

AI此種開闊胸襟和從善如流、廣

出那令人震驚的結局。

在敘事中，蕭蕪沒有詳細解釋主角與丈夫的婚姻狀況，也沒有透露太多主角對未來的嚮往從何而來，而最重要的是，直至結尾之前，蕭蕪都沒有提及丈夫生還的真相。這些「未提及的細節」引導讀者不由自主地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去填補這些空白。

如此，我們才會在故事初，以為主角為丈夫的死而傷心，那是因為我們假設了妻子必然是愛丈夫，而丈夫逝世必須叫主角傷心，其實不然；而在結尾，世人又以為主角因為丈夫的歸來而喜極而泣，實際上她卻是因夢

亂投，先無可避免要耗費精神力交代事件來龍去脈，對方的初步理解亦往往只能徘徊於「核心的外圍」，因此回應很難有什麼石破天驚的啟發。遇上難題，心情自然不好，理應盡快用當前最省時省力的方法應對，讓自己盡快擺脫負能量。若四處詢問路人意見，目的不達之外或更添干擾，只會越幫越忙。

許多人以為只要四處向人求助，事情就可盡快出現轉機，其實不然。由於難題的解決方法可能不只一個，



特色景點，成為漫畫迷心目中的「朝聖之地」。

筆者此行參觀了水木茂紀念館，甫進門就見到「鬼太郎」角色雕像（附圖）。工作人員介紹，該紀念館

# 給掏空了的泳池

進戲院前沒看太多劇情簡介甚至評論，後來才知道山下敦弘執導的《從水深0米開始》是從舞台劇改編——主場景僅僅是那個只有沙子、一點水都沒有的泳池，整套戲以演員的大量對白推進故事，多少能想像這部作品於劇場演出時是什麼模樣。

缺課女生被體育老師要求在暑假期間，回到校園打掃游泳池，苦差多無聊，她們開始聊到各自的煩惱和焦慮——有的不敢在人前跳「男舞」；有的無時無刻不想要化妝扮靚，卻堅稱不是女為悅己者容，而是為了自己能夠可愛美麗；有的疑似暗戀棒球社的某君但不敢表白；有的為了生理期還要下水而跟老師理論。少女心事，就像從旁邊棒球場吹到泳池底的沙子一樣沒完沒了，而她們也沒有想要打掃清光。與其說她們在高談闊論甚至針鋒相對，不如說她們更像四位一體自言自語悄悄話，未必都是批判跟控訴，卻是盡訴心中情。

無風不起浪，沒水游不得，《從水深0米開始》以水作為意象，四位女生



# AI辯論

收並蓄的態度，無疑值得人類學習。不過，這則視頻更讓我思考的還是那位小導演。與其說他是在玩一次遊戲，不如說設計了一個實驗，用以說明當下的我們尤其是作為未來人的孩子們，應該如何運用AI。想起我中學的時候，數學考試是不許帶計算器的，但大學考試就沒有這項規定，因為需要考查的內容更加高級，沒有必要在簡單計算上浪費考試時間。而現在很多入職考試允許攜帶電腦查閱資料，不以簡單記憶為考查目標，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說今後的人有什麼離不開的工具，我想AI必是

其中之一。指揮AI「勞動」幫助自己解決問題，是未來人的必備技能。給它們出題，在它們的「辯論」中深化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理解，亦應列入其中。而這正是小「導演」可仿效之處。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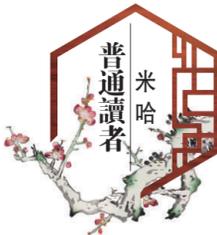
# 以留白說故事

想幻滅而心碎至死。讀者與角色在錯誤的預設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情節，成就了反轉的結局。

如果你也是說故事的人，又想到這一點，你可以在初稿完成後，回過頭來看看有哪些細節是觀眾理所當然期待知道的，但又可以在行文間不明說。例如，哪些信息可以刻意略去，反而引導讀者去猜測？可以怎麼暗示這些被省略的細節？哪些空白是觀眾會自己去腦補的？如何讓讀者不禁問起「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或者「為什麼會這樣」？

正如在恐怖電影中，留白的暗示

往往比直白的畫面更具衝擊力，因為人類天性不喜歡「不完整的故事」，不喜歡到有時下意識地用上更多的資訊、情感、偏見來填補空白。當然，在《一小時的故事》中，最恐怖的也不是那些留白，而是人性。



逢周一、五見報

# 「幫你問問」

而是否最佳方法則因情況而異，所以非常人可能無法從實際情況衡量何謂適切，只好將自己想到的傾囊相授，或胡亂說話以作應付。煩惱者倘若接收過多資訊建議，篩選決定對策的時間就會因此增加，變相拖慢解決進度，令膠着狀態更一場糊塗。最怕有人明示熱情卻暗裏敷衍。聽了故事、問了若干資料，然後強調「我有方法」、「我有經驗」或「我有人脈」，然後掉下一句：「我替你找人幫忙」、「我替你問問」、「我全力

支持」，讓人滿懷希望，可是最後卻音訊全無或只提供人人皆可上網查閱的資料，令當事人空歡喜一場。如果遇到不只一人有這種反應，就要等待所有聲稱兩肋插刀的人回覆才可走下一步。



逢周四、五見報

# 參觀水木茂紀念館

在經過裝修後於今年四月重新開放，這座紀念館一直以來都是水木茂的粉絲和妖怪文化愛好者的重要去處，館內展示著水木茂的漫畫作品以及他在生前收集的妖怪收藏品。

全新裝修後的水木茂紀念館，以《鬼太郎》等代表作為中心，展出許多新藏品，讓參觀者更深入了解水木茂的創作理念和藝術風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木茂的漫畫手稿，這些珍貴的原稿讓觀者得以近距離欣賞到他經典作品的創作過程。透過這些作品，我們能感受到水木茂所傳達的故事與情感，這些故事不僅僅是妖怪

的冒險，更反映了他對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對人性的思考。

工作人員表示，當前展覽內容比整修前更加細緻，無論是漫畫迷，還是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遊客，相信都能在這裏找到靈感。



逢周五見報

# 動物的「預測」

美國總統選舉已塵埃落定。在大選投票前夕，尤其是特朗普與哈里斯選情膠着的時刻，娛樂性豐富的「神算大戰」陸續登場，形形色色的預測滿天飛。當中也不乏動物明星化身「預言家」，「被動式」參與了這一場二選一的遊戲。

在美國選情激烈的「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神經科學家進行了一項實驗，她讓猴子通過注視照片來預測選舉結果。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據說猴子面對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照片時木無表情，表現「迷茫」，並未給出明確答案。而在新澤西州，兩隻分別貼有特朗普和哈里斯頭像的螞蟥，進行了一場計時的短跑比賽，最終「哈里斯」率先衝線。

在瑞士，洛桑大學的一名教授也讓愛犬Joy成為預測遊戲的要角。他在Joy面前擺兩盤相同食物，分別貼上特朗普與哈里斯的頭像，結果Joy果斷地邁向「特朗普」。

在泰國綠山動物園，一隻四個月大、名為「彈跳豬」（Moo Deng）的侏儒小河馬，身材圓滾滾，模樣萌萌噠，早前因一張大叫的照片而走紅網絡，甚至遠至美國也擁有一些「粉絲」。在美國《今夜脫口秀》所作的非正式總統大選民調中，「彈跳豬」被莫名其妙地列為選項，又莫名其妙地以百分之九十三的支持率，將特朗普與哈里斯拋在後面。

不甘寂寞的泰國綠山動物園，也給「彈跳豬」安排了一場「直播」，提供兩盤各刻有美國總統候選人姓名的水果拼盤，讓目不識丁的「彈跳豬」作選擇。也許是太餓了，「彈跳豬」毫不猶豫地走向「特朗普」水果拼盤，大快朵頤。



逢周五見報